

赤崁女史蔡碧吟之作品與其生平概述 Introduction of the Works and Life of Biyin Tsai- An Intellectual Female of Chihkan Tainan

楊安湍^{1*}
An-Tuan Yang

摘要

自古以來，女性受教育在漢字文化圈向來是一件相當少見的事，而教育有成、能吟詩作賦之人更是寥若晨星；也正是因此，女性詩人在歷史上受到的關注遠不如具有同等才華的男性，這也使得歷史對她們的著墨少之又少。本文作者藉地利之便，群訪府城耆老，獲知許多與女史相關的故事，並將前人所遺文獻抑或口頭流傳故事，於搜集後進行整理與爬梳，再彙整部分自己研究的成果，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女史、閨閣詩、女性禮教

Abstract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circle of Chinese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very rare thing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even fewer were well-educated and able to write poetry.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female poets receive far less attention in history than male of equal talent, which makes history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takes advantage to learn various stories related to the intellectual female from the elders, then arrange and reorganize after the collection of the previous documents or oral circulation of stories along with own research results to offer reference to other researchers.

Keywords: Intellectual Female, Women Poets, Open Access, Rules of Female Etiquette

1. 女史寥寥若晨星

自古以來，女性受教育在漢字文化圈向來是一件相當少見的事，而教育有成，能吟詩作賦之人更是寥若晨星；也正是因此，女性詩人在歷史上受到的關注遠不如具有同等才華的男性，這也使得歷史對其著墨少之又少。儘管當前女性地位的改善是顯而易見且有目共睹，但每當女性試圖躋身於高等職業圈時，例如進入高等教育和管理專業、行醫、從事法律職業、研究自然科學等，把家務事和家庭說成是女性的天職這種論調就叫得特別響。

筆者之所以研究蔡碧吟女史，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早期台南文獻委員會出版的台南文化期刊裡，看到女史的書法及詩作（連景初，1968）。起初雖不知道作者的身份，卻已經對其工整的書法及脫俗的詩作感到驚豔；在經過一番調查後，才知道這位詩人兼書法家竟是一位女性，這更是激起筆者的研究欲望；加上居住台南的地利

¹ 臺灣台南大學附設中學一年十三班 grant@g2.usc.edu.tw*通訊作者，本文在黃玉琴老師指導下完成，謹此致謝。

之便，群訪府城耆老後獲知許多與女史相關的故事，因而將所搜集到無論是前人所遺留的文獻，抑或是口頭流傳的故事加以整理與爬梳，再加上部分自己研究的成果而彙集成文，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

近年來本土意識在臺灣興起，也連帶影響鄉土文史的地位逐漸在臺灣人心目中提升。話雖如此，卻依然有許多年輕人對自身居住的文化一無所知，甚至鄙視，在此我想引用一句話：「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這句話是連橫的父親連得政對連橫說的，也是我想對當今臺灣年輕人說的，熟悉並重視自身鄉土的文化不只是興趣，也是一種義務。我今天研究的主題雖然只是台南鄉土文化的冰山一角，卻也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重視；我希望大家看到的絕不只是蔡碧吟的生平，更多的是鄉土文化的迷人與美妙之處。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參考各種文獻與舊籍，次要則是尋訪府城耆老以及上網查詢相關數據，最後經梳理及思辨後歸納出結論。

2. 芸香吟社見赤崁

蔡碧吟，名葉詩，字碧吟，亦作辟岑、碧喙，以字行，生於清同治 13 年（1874 年）卒於昭和 14 年（1939 年），清治時期台南府城人，為前清舉人蔡國琳獨生女，自幼受庭訓，故能詩文、書法。其詩風頗類王維，書法則學柳公權正楷，為府城文人所稱道，時人呼之為「蔡姑娘」；又因其書法落款時常以赤崁為籍貫，故亦稱「赤崁女史」。在 1930 年之中秋節被推舉為芸香吟社之社長，芸香吟社乃是臺灣本島最早，亦是唯一一個由女性詩人創辦之詩社，由此可知其在臺灣詩壇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賴子清，1935）。



圖 1. 蔡碧吟

2.1 姑娘嫁翁徒加勞

碧吟女史之父蔡國琳乃是清治時期台南的舉人，其祖父及曾祖亦為清治時期之廩生、生員，一門三代皆有功名在身（鷹取田一郎，1916）；出生在功名累世之家，女史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相應而生的是其對於擇偶標準的升高。

起初，女史與其父之得意門生舉人賴文安訂婚，然彼時正逢乙未割台之際，國琳

攜女史避走廈門，故未能及時成婚。一日文安因事前往台南縣屬，及至門口時，未脫下瓜皮帽行禮，故為守門之士兵以槍托相擊，文安為此倍感受辱，亦避走廈門；然而文安本就體弱多病，至廈門後又由於水土不服等因素更加嚴重，致使時常咳血，女史亦前往照護，卻依然無法阻止文安的去世。彼時蔡國琳又為日人聘作縣參事，故偕其家回台，碧吟亦有意為文安守節，故一直小姑獨處，直至國琳逝世後，才又為其父門生羅秀惠追求。

羅秀惠亦中舉人，由於是舊識，女史又一直未婚，故亦對秀惠有所動心，乃在其四十二歲時令秀惠入贅蔡家。彼時距離國琳逝世已七年有餘，然而秀惠生性放蕩不羈，又喜拈花惹草，故與女史結婚不久便散盡家財；且秀惠有鴉片癮，連帶影響了女史，致使兩夫妻晚年時常一燈相對，吞雲吐霧，乃至老年仍為日警送至台南醫院勒戒。女史逝世時年六十六，秀惠四年後亦逝，年七十七，府城有諺語曰「蔡姑娘仔嫁翁一加勞的。」勞之台語發音與羅同，意即自找麻煩，便是出自女史與秀惠之婚姻。

2.2 詩風有閑風味勝

碧吟女史之詩在早年的臺灣詩壇是相當有知名度的，梅嵩南先生在其著作《讀詩雜記》中提到：「臺灣女子能詩，在有清二百餘年間，並不多見，若有，當以蔡碧吟、王香禪為翹楚。」足見女史在舊時文人之間的地位（梅嵩南，1967）；然由於女史生前並未將詩稿付梓，因此目前只能由少數早期的報章雜誌與女史遺留的書法作品中窺知。

若按目前已知女史所遺留的詩作來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詩不僅用典較少，且多描述田園生活，由這點來看，女史之詩風頗近王維；若再分析其與其父國琳之詩，可以看出二者風格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可以由這兩首詩稍作對比。

葉落空階秋氣閑 艱難兩鬢漸生斑 柴桑歸老陶元亮 枯樹傷心庾子山
少壯幾時年欲暮 功名一霎念全刪 謀生剩有蝸廬在 參透禪機靜掩關
鳩居暫獲一枝安 湖海飄零淚未幹 春草池塘康樂夢 秋郊茅屋杜陵寒
過江名士悲司馬 賃廡餘生學伯鸞 留得故園松菊在 清風兩袖不嫌單

【秋日感懷】蔡國琳

高樹圍濃綠 當中午日臨 庭幽饒靜趣 地靄滿層陰
欄曲花添韻 階篩幄訝深 書拋剛倦手 石淨值眠琴
晝永磚餘影 枝低鳥送音 粉飄晴蝶曬 芸秘古槐森
蓮漏駒光緩 蕉天鶴夢沈 禁林新景麗 茂蔭愜宸襟

【樹陰滿地日當午】蔡碧吟

由於碧吟女史之詩流傳至今者不多，與其父國琳詩題重迭者更是極少，故筆者僅能用以上兩首同樣以景物作為發想的作品稍作分析。觀看國琳之詩，很難不注意到其詩用典之頻繁，舉凡陶元亮、庾子山、康樂夢、杜陵寒等等，無不引經據典；相較之下，碧吟女史之詩雖是由其父親授，卻是以清新自然之詩風以及對景物的描述為主。碧吟女史最廣為人知作品【台陽竹枝詞】及【夏日村中雜詠】兩套組詩亦是此風格，茲錄之。

珊瑚十裡綠雲屯 昆舍城南夢蝶園 日日花開春不老 華嚴東港好乾坤
千家茅屋映朝暉 二月人多著暖衣 武館街前鑼鼓鬧 岡山昨日進香歸
無嫌黑齒聊隨俗 吹到門前茗葉香 兩頰桃花紅欲暈 兒家丰韻在檳榔
宜時宜雨好時光 草粿糖漿製備忙 招得東鄰諸姊妹 踏青齊拜五妃娘
穀雨筐攜摘嫩芽 大棚頂畔是儂家 一甌茗試清泉好 郎有閒時來吃茶

【台陽竹枝詞】

夾隴涼雲刈麥天 沙堤鳧母養兒眠 田家女子閑猶少 畫出鋤禾夜紡棉
豢鴨童歸又飯牛 菜花拗出短離幽 數間老屋疏林外 門對一灣溪水流
榕蔭疊疊竹瀟瀟 出水秧針綠意饒 幾簇人聲喧渡口 半江夕照賣魚苗
幾天積雨活新泥 苔徑深林鶉鳥啼 野水石樑初漲滿 半篙萍影綠東西
西瓜涼沁齒牙餘 爭說嘗漿蜜不如 菜蕪松烹菘菜煮 鄉間風味勝山居

【夏日村中雜詠】

以上兩套組詩應該可以算是碧吟女史最得意的作品了。筆者為撰寫此文，收集了許多女史的作品數據，發現其書法作品中有不少都是錄寫這兩套組詩，尤其是台陽竹枝詞，更是頻頻出現。分析這兩套詩很容易發現，二者都是以采風為主軸，如台陽竹枝詞中提到的夢蝶園、五妃娘等；夢蝶園即是現今的台南法華寺，五妃娘則是指五妃廟，二者鹹為當時臺灣文人詩中經常提到的名勝之一，茲錄數首為例。

孤寺疏鐘劫火餘 那堪今昔感唏噓 寒蛩吊月亭何在 瘦跌棲煙夢已非
世外袈裟存逸史 天涯金粉黯斜暉 滄桑欲問長生佛 贏得拈花一笑微

【過法華寺】賴惠川

策蹇城南外 淒然劫後塵 鴉啼蕭寺晚 蝶戀故園春
遺跡傳明士 殘碑說鄭民 至今憑弔者 不見夢中人

【過法華寺吊李茂春】謝省廬

李郭同舟仙侶偕 長征琴劍喜相攜 喚回夢蝶醒猶未 唱罷驪歌意轉迷
秋水蘆花千里遠 夕陽雲樹一帆低 知君別竟想思處 應在蓬萊向島西

【法華寺雅集送楊宜綠、謝星樓二君東渡】王芷香

大節昭彰一死休 香埋青塚足千秋 只今明月清風夜 環佩魂歸故國不

【五妃廟】賴建藩

娥江有恨沉貞女 湘水多情哭帝妃 爭似鬥山青塚在 年年春草綠成圍
翠羽明璫想舊顏 玉魚金盃葬空山 貞魂認得城南路 環佩歸來夜月寒
春風竹滄草萋萋 落日桐城杜宇啼 一例同殉家國難 貞忠千古屬夫妻
田橫島上有奇人 孤憤延平志未伸 巾幗也知亡國恨 英雄兒女各千春

【五妃廟題壁】連雅堂

其他碧吟女史之詩大抵與上述風格相同，由於筆者收集到的作品為數並不多，故全數錄之，以供參考。

此地灣開暑不侵 池荷香氣襲羅襟 綠槐翠竹圍亭午 一曲蟬聲葉舜琴
【舊作一首】

好景真如畫 人耕屋上田 鳥啼千嶂月 牛踏半溪煙
松塢頻生籟 桃源別有天 此閑堪小住 不泛米家船
【舊作一首】

左圖右史古來珍 幾淨牕明翰墨真 一扇芭蕉涼讀畫 冰壺滌筆不沾塵
【題畫帖漫書】

三絕書畫詩 千秋墨藻垂 素心在空谷 未許俗人窺
【題洪以南君畫蘭冊】

綜觀其詩雖然不如國琳之詩那般艱澀、老成，卻也並未淪為多數女性詩人喜作的閨閣詩。其實相較臺灣與中國早期的女性和詩人便會發現，臺灣女詩人以閨閣詩見長的並不多，也許是臺灣土地本就較中小學，女詩人的產出自然也較少(盧嘉興，1968)。然而筆者認為臺灣女詩人之所以不做閨閣詩，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臺灣人的民族性以及經歷。渡海來台的先民吃到的苦本就比中土之人多，這種刻苦過生活的態度，也流傳到了後代這些識字讀書的有識之士身上；再加上日治時代的異族統治，更是使得無論男女在詩作上都不如中國那般頹靡。碧吟女史亦是，我們知道女史在感情生活中經歷了種種不如意，舉凡其首任夫婿賴文安早逝，二次婚姻時羅秀惠的拈花惹草、浪蕩不羈，然而卻未曾在其作品上找到怨懟或憤慨的跡象，足見女史在生活中是一位相當正向、樂觀之人。

2.3 一門兩世滿碧桃

碧吟女史之書法與其詩作被舊時之台南人稱為雙璧，其書法學柳宗元之楷書，其父國琳亦工小楷，故知女史之書法應是承自其父，女史之夫羅秀惠，更是於1976年被台南市政府譽為「清代台南府城十大書家」之一。上已提到女史與其父咸擅小楷，而其夫羅秀惠則擅寫行書，蓋一門兩世皆以書法聞名，可與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媲美也。茲附女史之書作照片數張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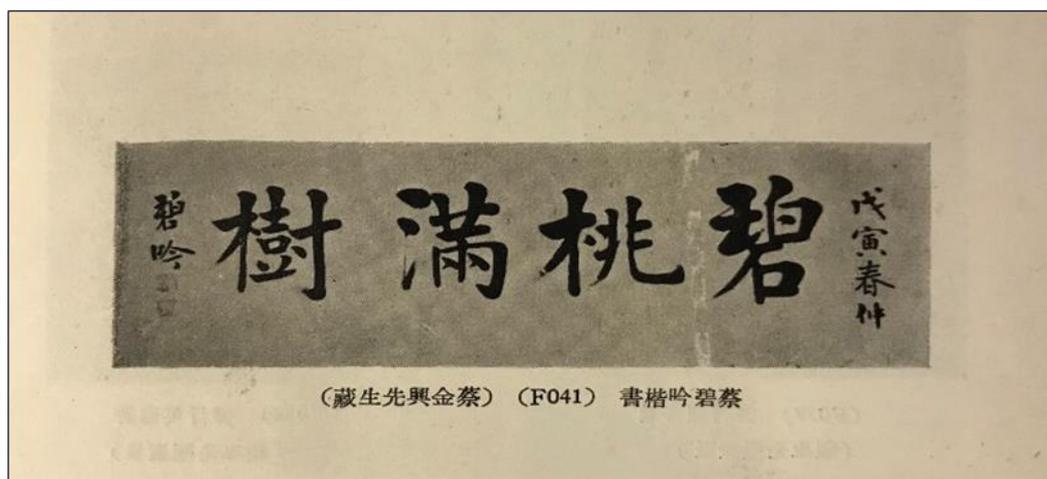


圖2. 戊寅1938年

3. 何能踏月捫青蘿

在整理完為數不多的相關資料後，女史的一生經歷與個人特色漸漸地浮現在我們眼前，雖不敢說詳盡，卻也是為女史做了一份相較其他文章更簡潔清晰的數據彙整。筆者在製作這份論文時並未加入太多自身的看法，僅以現有之信息稍加以演繹與歸納，儘量使文獻中的信息能原汁原味地呈現。

碧吟女史之人生際遇，以現代的眼光看便可感受到相當的哀戚，更何況當年的女性地位尚且不如現代，禮教的枷鎖在女性身上更是展現的淋漓盡致。女史為夫守節的行為，在當時的台南是相當受到尊崇的，直至四十二歲，女史之父逝世七年後才與羅秀惠再婚；之所以等到父親逝世許久之後才再婚，也應是迫於無奈之舉。以國琳當時在地方的社會地位，應是很難容許有著節婦美名的女史再婚的；女史年過不惑再婚，當中的無奈許不是三言兩語便道盡，何況再婚後更是受到當時社會上酸民之鄙夷，女史縱然才華洋溢，然而面對社會上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想必也是相當不是滋味。我們在碧吟女史身上看到的，大概就是當年大環境對女性要求嚴苛的縮影，這也是我們當代應該自我省思的部分，我們對於女性婚姻的價值觀，是否也跟著時代進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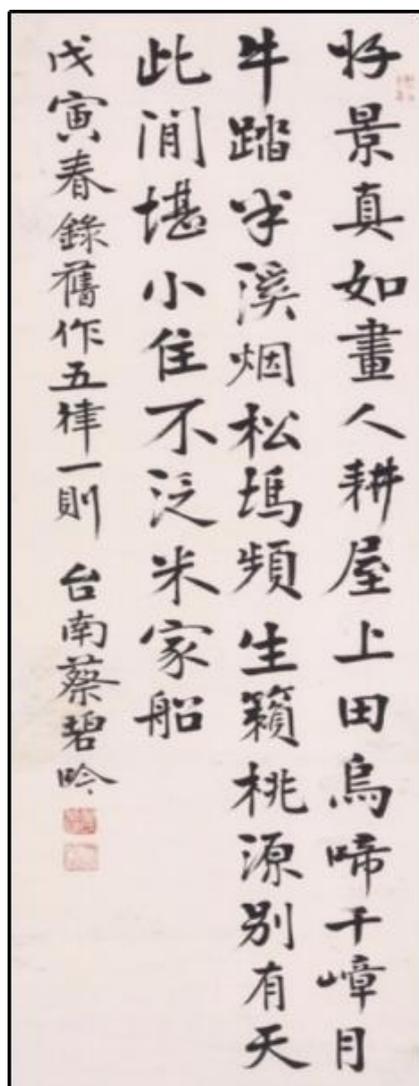


圖 3. 戊寅 193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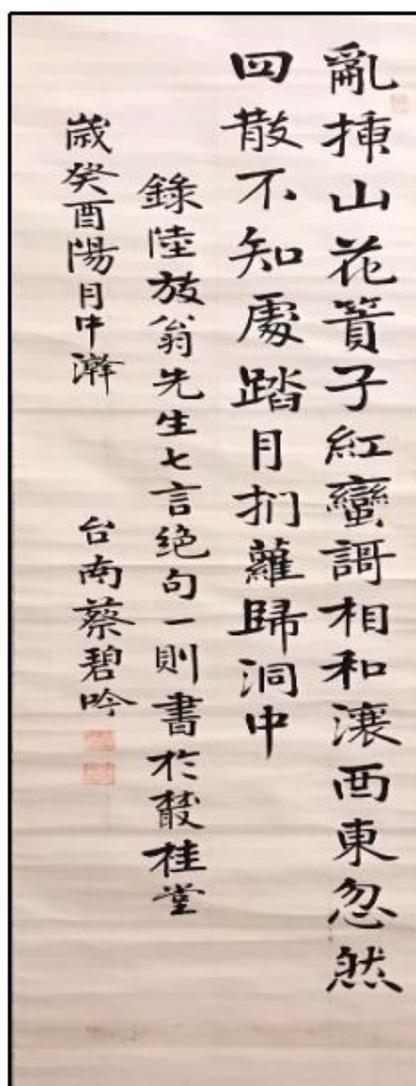


圖 4. 癸酉 193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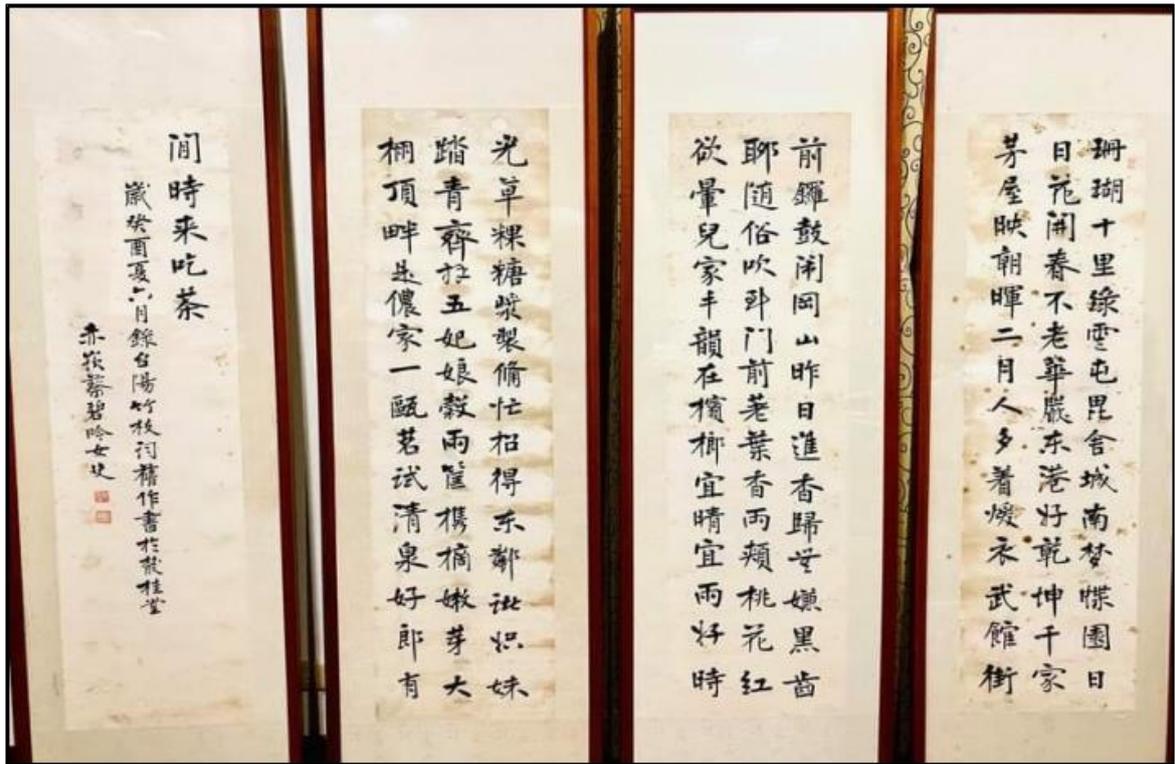


圖 5. 癸酉 1933 年

參考文獻

1. 連景初 (1968)。台南文化，8(3)，44-45。
2. 賴子清 (1935)。臺灣詩醇。嘉義：蘭記書局。
3. 鷹取田一郎 (1916)。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印行。
4. 梅嵩南 (1967)。讀詩雜記。臺北：三民書局。
5. 蔡碧吟書作 (照片 1-2) 台南市美術館官網。
https://www.tnam.museum/collection/selected?work_type=&page=2
6. 盧嘉興 (1968)。臺灣研究彙集，6，27-28。

收稿日期：2021-03-23
 責任編輯、校對：秦依漫、劉舒霖